

說
文
釋
例

說文釋例卷十八

安邱王筠貫山學

存疑 八九十篇

僮下云未冠也與辛部童字之爲罪人者迥異矣今人僮童互易前人已辨其誤然有一事可證許君亦以童爲僮目部之言目睛也曰牟子者一見曰童子者五見夫牟子者睛所照者與物侔也童子者睛中之人小如豆故謂之童也何取於皐人而偶之乎

僮下云人姓伋伋下皆曰人名倩下曰人字皆改易之文

也古聖之姓多從女女部字以姓訓者尙必言其所由況
俚爲後世之姓如更無它義則是蠻夷姓也孔子之孫字
子思燕伋亦字子思則伋之義可知伋下引論語陳伋今
論語作亢當是亢字子禽爾雅亢鳥隴可知取字之義矣
健下云伋也則伋當以健爲本義說倩以人字尤不可通
字生於名如所云古人名於字子游古人名嘉字子孔豈
如此泛然以人字說之乎

仞下云伸臂一尋八尺言尋與仞異名而同實也段氏以
七尺之說爲是引程氏說以實之吾遂以兩手度牆則其

高廣固相等也。段氏又引攷工記廣二尋深二仞以其詞之異徵其實之不同。夫自廣尺深尺廣二尺深二尺廣四尺深四尺廣八尺深八尺無不廣深齊同者。獨至於澮則相較者二尺非物情也。疏例不駁注不足取信段氏又以尺下說尋

仞並舉知其不同物又非也許以諸度量連言之耳。若有意殊別之則仞短於尋其次反在常下且云皆以人之體爲法常字固不以人體爲法也。周禮注每云倍尋曰常疏亦不言名常之由蓋卽謂大常也。夏官節服氏裘冕六人維王之大常案車軫四尺大常建於車人長八尺維大常

之節服氏立於地以此揣大常之度非一丈六尺不得而維之也蓋常之長必一常於是爲倍尋之名耳。○攷工記廣二尋濊二仞是以方言曰度廣曰尋杜注左傳曰度濊曰仞也尋從又從寸又寸皆手也謂伸兩手度之也仞從人八長八尺謂其如人長也故爲山九仞夫子之牆數仞掘井九軋皆濊數也言尋者惟大戴禮舒肘知尋確是廣數而夷矛三尋枉尺直尋散文則通矣。

佇下云婦官也當云健佇婦官也漢書昭帝紀師古曰健接幸也佇美稱也故以名宮中婦官健音接佇音余字或

竝從女。案本部捷下云：「𢇇也。𢇇，便利也。」玉篇曰：「詩云：征夫捷捷，捷捷樂事也。」本亦作捷，又音接。捷，𢇇也。然則音捷者，𢇇也。音接者，婦官也。而𢇇字只捷，𢇇一訓，竝無它義。是漢字也。

付下云：「從寸，持物對人。」物字似無著。或是從又，持物對人，物謂一也。

假下云：「非真也。既非古義，大徐因補借字，說曰：『假也。』亦謬。段氏和之，特以借字盛行於今耳。案又部，段下云：『借也。』則假乃段之重文，書之假手。禮之祭器衣服，不假左氏之不

假易孟子之久假皆其義至史記始以眞王假王對言故
知非眞也者漢義也卽補借字亦當與段字異部轉注今
曰假也則借亦爲非眞乎鈕氏說文續攷云詩抑借曰未
知漢書霍光傳引借作籍疑藉之譌又引墨子有假藉作藉而
不作段而薛宣朱博傳贊作假借武梁祠石刻有借字然
則漢人作借也然則補之者是以隸生篆也說文序例說
解用漢字多矣不列於篆者多矣如攷下云妙也段氏改
之犬徐補借段氏又依之不知其兩無當也特是經典多
用假吾卽不敢謂爲俗字而古之俗字往往加人旁猶今

之俗字。往往加口旁。假從人而說曰非眞。豈不爲偏乎。本部序字。倫理不甚清。無由揣知。惟鼎臣補之而云資昔切。不云子夜切。猶可恕也。孟子助者藉也。卽所謂使其民如說文云。籍田者。天子躬耕。使人如借。故謂之籍。與今本不同。

儀下云度也。少牢下篇曰其胥體儀也。鄭注儀度餘骨可用者而用之。淮南俶眞篇曰不可隱儀揆度。此皆用儀之古訓者也。義下云已之威儀也。經義述聞兩引之。其一作威義。非許君意也。其一仍作以儀釋義。謂古用威義。漢用威儀也。肆師注故書儀爲義。鄭司農云義讀爲儀。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

誼故許君說誼曰人所宜也與禮記義者宜也正合敘文
四用誼字皆與古法相應也又詩楚茨禮儀卒度韓詩儀
爲義犬司徒以儀辨等小宗伯肆儀爲位注竝云故書儀
爲義杜子春讀爲儀典命掌諸侯之五儀注故書儀作義
鄭司農讀爲儀推尋肆師注則司農子春皆知古人用義
而改之爲儀許君鄭君皆依之所以適時也然經典中有
用義字古訓未經改爲儀者禮記大傳別之以禮義制之
禮義漢書禮樂志樂記禮義立則貴賤等矣緇衣則義不
作制之禮儀壹下文引詩此四義字鄭注未言其卽儀字疏遂以宜也
其儀壹也

解之非也。莊二十三年左傳：「朝以正班爵之義。」北堂書鈔引作儀，僅有存者，所當詳察，不可隨文解義也。

俾倪二字。小徐本倪在伎下，後上蓋大徐遂使相就，是也。竊疑說解亦有闕脫。俾倪，疊韻蓋連縣字。俾下當云俾倪益也。倪下當云俾倪也。阜部陴下云：「城上女牆，俾倪也。」是亦增益於城牆之上者也。字又作埤埤，睥睨。說文無埤睥二字。土部埤，增也。增益也。是俾埤同訓。後人因埤作埤，因睥作睥也。史記信陵君傳：「俾倪故久立。」索隱：俾，浦計反。倪，五計反。以義言之，當作睥睨。然爾雅釋魚之言龜也，曰左倪不類，右倪

不若鄭注周官卜師用之賈疏以向左右睥睨申之是睥
睨通也。○人部次序大小徐本及玉篇皆乖異無從得其
脈絡。

僞字下段氏所引後漢書出崔駰傳本文作悔不小靳注
云靳或作僞說文曰僞引爲價也段氏欲詞之簡今人猝
不明白

飠下云小兒殊不可解嚴氏曰今越語作觥飯不及壺飧
注云大飯按從光之字皆大而云小未審也校議書眉有
校語曰食乃飧之爛文壺乃壹之訛字壹飧見梁孝王世

家一飧見三國志賈詡傳注壹一同字史記淮陰侯傳注

如淳曰小飯曰飧

以上蓋姚秋農尚書語是書固假自尚書之子

筠案廣韻十一

唐仇盛兒十二庚則如說文而作壺飧集韻亦同而作餐
飧卽餐之重文也玉篇作滄知其本作飧且引韋注仇大
也大飯謂盛饌則仍是大飯不及小食也

僂下云讀若雞小徐作鷁僂雞鷁三字大徐皆引唐韻力
救切玉篇僂力救居幼二切然一曰且也之義當如段氏
音聊集韻三蕭聊字下有鷁僂二字僂且也願也廣韻僂
力救切癡行兒似兩義當分屬兩音

段氏疑僂字是也。小徐本咎僂相連恐係後人增入以義相屬也。字從兩人卽足徵其非古。乃玉篇有之又不在後收俗字中。

僂字說解後世語也。祇毛詩屢舞僂僂一見此字而重言乃形容之詞。凡詩形容之詞用本義者半。不用本義者亦半。賓筵其用本義邪。案𨔵爲𨔵之或體。𨔵升高也。𨔵字從𨔵。說曰登也。仍與升高同義。知爲一字。恐僂亦是𨔵𨔵之異文。云僂僂者謂其遷徙不常耳。若謂舍其坐遷屢舞僂僂以遷僂連用證其不同則反以我爲讎。賈用不僂本係

一字而兩義今且改之爲兩體矣漢高祖本紀讎數倍尙
不作售知售爲魏晉以後字也

尹宙袁良魏元丕
三碑皆假僊爲遷

𡵓字之次小徐繼僊大徐閒以𡵓字恐後人以仙字羈入
變形爲𡵓也玉篇有仙字云出聲類李登晉人也仙字之
作亦有年矣殆寫者嫌其不古而變之又改其音耳大約
本部字多可疑段氏所疑召𡵓二字定當刪蓋此部當以
偶弔結尾人之終也以下不當更有字卽如僊字旣訓長
生則當與倕佺類列𡵓字訓市訓市皆非古言也○玉篇
山部名五虧切人在山上今作危案危似當作𡵓二字皆

從人其山尸又同意也。且恐名卽山字。隸異而篆同也。蓋
产山一字而危又产之疊增字。唐韻山呼堅切。未必可據。
𣦵下云未定也。段氏謂當作定也。以詩禮訓定之疑爲𣦵
之譌。玉篇作𣦵魚其切未定也。亦作疑嫌也。恐擬也。又古
文矣。夫段氏致疑之由。以𣦵疑二字形似。如玉篇則是從
矣。非從矣也。知矣。非譌者。以又古文矣一語定之。說文亦
有矣。古文矢字一句。似足徵其非譌。然矢下固無此古文。
卽云挽矢而𣦵字之首卽𣦵也。再加𣦵以爲𣦵。則複卽有
之。亦當是奇字也。子部疑下。又云矣聲而不云矣聲。繫傳

曰幼子多惑也止不通也。𠄎反比之也。矢聲大徐引而倒亂之已不可通又自增吳古矢字一語遂致小徐反比之一語全無所著誣也。然則𠄎下之吳古文矢字蓋後人所增故與疑下說解參差廣韻不收𠄎集韻收之亦作𠄎矣更足破古文矢字之說矣。

此說與前說補字乖異當再詳之

匕字蓋兩形各義許君誤合之也。比敘之匕從反人其篆當作𠄎部中𠄎𠄎卓𠄎從之。一名𠄎之匕蓋本作𠄎象𠄎形與勺篆作𠄎相似其物本相似也。勺之柄在下匕之柄在上耳部中匙𠄎從之。

此據𠄎𠄎也匕頭𠄎也而它言其實𠄎字仍當屬人

部之從之者。此用比敘義。目下云匕合也。亦同意。旨自也。皆栖義。至於鳥字。則許君牽合之別有說。由此觀之。其爲兩義。較然明白。反人則會意。栖則象形。斷不能反人而爲栖也。乃許君合爲一者。流傳既久。字形同也。卽如篆文辛。判然兩形。今合之爲辛矣。於是爭其畫之長短。苟非說文尙存。何由知其異哉。由篆變隸。其蔽如此。則由古文遞變而爲小篆。豈能無一混淆者乎。許君於𠂔𠂔小異。尙且別之。而此字偶然不別。不足異也。又案詩有捄棘匕。毛傳匕。所以載鼎實。疏引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詩又云有捄

天畢毛以爲掩兔之畢鄭以爲助載鼎實

步天歌云畢恰似爪又八星出

用鄭說也

則亦是匕也疏引特牲饋食禮曰宗人執畢彼注云

畢狀如又蓋爲其似畢星取名焉然則棘匕之匕其篆當

與名栖之匕同許君不及此義何也

歧下引歧彼織女毛訓歧爲隅案織女三

星近似又形但不如畢星有柄耳

○本部中字但由反字著想卽得其義

囟下云𠂔象髮凶象囟形皆可疑首下云𠂔卽髻也然則

𠂔爲髻之古文許書未出此篆猶或係後增注解則此云

𠂔象髮猶可也至凶在十篇說曰頭會囟蓋然則囟從凶

者謂囟在凶中也安得云象囟形哉

段氏改凶象凶形則凶部說旣明白又非

別義何

事複說。又案子古作𠂔，似𠂔卽古𠂔字。知不然者，以𠂔下

說解知之。

卷十九嬌字下別有說。

殷下云從𠂔從𠂔，似當云𠂔亦聲。中庸鄭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今姓有衣者，殷之𠂔與案𠂔衣同聲，故疑當云𠂔亦聲。釋家言𠂔依當作歸𠂔，疊韻字也。故許以歸說𠂔。

褻褻二字，玉篇以爲一字，豈以當時已合用邪？抑如袍褻之誤合邪？小徐本無褻字，据其用大徐語，又言切不言反，知其本無也。○本部次序，玉篇大同，褻在褻之下，褻在褻

之下皆當依之。

裕下引易曰有孚裕无咎有字諸家作罔故其說之也罔孚仍是摧如裕无咎仍是貞吉則周公何事重複言之蓋作有爲古本也初六九四陰陽正應其情欲進又卦爲晉則時亦當進故曰晉如也初無位二三位又間隔初與四之中彼嫉四之將羅致初也豈不阻撓之故曰摧如也然不以摧而不吉也正應則貞貞則吉故爲初釋其疑曰有孚若曰無傷也有與爾孚者也但尙在事外似莘野渭濱之時不可躁進以取咎裕則无咎耳如此依許解之易

義便通達不重複故知爲古本也。如疑吾所說者貞與孚有複意則貞者言其分也。孚者言其情也。如睽六三上九亦陰陽正應不爲不貞惟其時當睽也則三傷而上疑矣。余弟範曰初言有孚有閑之者故僅有也。三言衆允無閑之者故曰衆也。

卒下說解段氏改竄皆非也。卒爲衣名故入衣部其衣名卒而衣此衣者卽謂之卒猶甲士謂之甲也。人皆知卒爲人不知其爲衣故曰隸人給事者衣爲卒若刪衣字是訓卒爲人也。以人所皆知之義何煩費許詞乎。然何以衣爲卒也故又申之曰卒衣有題識者以象題識而非於小

切之人。故解之而不出其字。段改爲一。豈有當乎。卒與𡥉相似。亦屬指事。○卒篆之下。繼以褚篆。說曰卒也。謂衣之名。卒者又名褚也。方言。楚東海之間。卒謂之弩父。或謂之褚。郭注言衣赤也。褚音赭。案許說固本方言。然以其衣卒而謂之卒。以其衣褚而謂之褚。皆從其衣而名之也。

考下云。易省行象。二句。段氏改之。非也。蜥易緣物而行。老人之曳踵似之。故從易省。然以四足之物而象二足之人。殊疏闊也。故變其文曰行象。蓋許君亦不能確知考字之義。故仿佛解之如此。○鈞嘗問吳伯和先生。鐘鼎文以𡥉

爲錫何也。先生曰。卽易字象蜥易之形。錫字之省借也。先生名鼎臣。北平進士。官贛州知府。罷職居貧。吾嘗從之問。故今卒矣。孤孫隨其婦翁南下。乃有血疾。追念先生爲之黯然。

尸下云陳也。象臥之形。案當爲會意字。說解當云從臥人。觀部中字皆取人義可知。蓋篆本作𠂔。有從之者。乃垂一足以美觀耳。說詳說文韻譜校。從尸者尺尾履三部。尺又
人無尾也。履之尸則仍是人。人部倂下引堯典倂功。是部
速下引作屨。弄部屨連也。與倂具也。不同義。此借尸爲人
之證也。

居下云從尸古者。句居從古。大徐曰：居從古者，言法古也。義是而語未明。蓋居者蹲也。蹲非禮也。然且不爲大過者，以其從古人也。古者荒陋，不以蹲踞爲非。後人雖不用爲禮節，亦不盡廢也。玉篇踞下引大戴禮曰：獨處而踞。許說從尸。古者之從說字形也。居從古之從，謂人事也。段氏不分別，故改之。

尻下云腓也。此下卽尻篆。尻之或體爲腓，似無可疑者。然肉部腓下云尻也。知此當云尻腓也。漢武紀：立后土祠於汾陰，腓上。顏注：腓者目其形高起，如人尻腓，故以名云。若尻者髀也。骨部髀股也。肉部股髀也。

是尻肫轉注。今所謂尾蛆骨也。尻髀股轉注。今仍連呼爲髀股也。兩體相近而有別。蓋校者以下文卽髀篆因改之。故玉篇廣韻皆引說文尻髀也。卽廣韻六脂引說文肫尻也。大徐如此亦足證此文之譌矣。其二十三魂臂下引廣雅云。臂謂之肫。亦謂之髀也。雖曰散文則通。然髀者尻之或體。臂者尻之今字。不得云亦謂之髀也。

屣屣當入履部。卽不然亦當類列不當闕以屣屠二字。

尾下云。古人或飾系尾。或之者疑之也。許君因尾從尸遂以當時貂蟬之飾而擬諸古人不知非也。許君說字義字形必使之相爲

表裏如肉下云截肉也。字形如截肉。故以鳥獸之肉爲說。若人肉無由作𠂔也。血下云祭所薦牲血也。以人血無由盛以血也。皆寓尊人之意。而形義實有不比附者。古義失傳也。惟尾字誤謂其從尸。因致周章。請以尸字諸義言之。尸象臥之形。臥時無取乎飾系尾也。尸象屋形。人不可以爲屋也。𠂔訓柔皮而從尸。人之皮不可柔也。知此爲獸皮矣。而尻尾眉乃在人之後者也。尾之在禽獸後似之。且𠂔之爲獸皮也。又可卽說解以爲徵云。或從𠂔。是𠂔篆亦作𠂔也。𠂔柔皮也。其篆文從瓦而說曰從皮省蓋當作𠂔。𠂔而篆與說皆譌也。皮有𠂔。𠂔𠂔𠂔三文皆從𠂔。則尸字亦象獸皮有明徵也不妨一字象兩形也。如匕字

既爲比敘又爲栖余又見其象畢載牲體之畢矣且欲以尾强屬之人試問禽獸之尾天生之人飾系尾人爲之孰爲先後皦然可知而謂尾字爲人而作乎字從到毛尾毛與身毛同向後不見其到也云到者垂於身之後也惟麋鹿犬豕之竭其尾者則真到矣○以尸象臥形推之知尸當作尸以尸從尸推之知尾當從尸蓋皮之省文非尸也似許君誤合之古人於禽獸言皮故傳曰譬之於禽獸吾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於人言膚故孝經曰身體髮膚尾亦屬禽獸故字從皮省也屋從尸者直是從人至會意若

尸已是屋則籀文屋

當從广

從尸以象屋形無緣屋上架屋

也。屮屮二字下皆曰尸者屋也。蓋以屋字從尸故云。然非以字形與广相似也。

屎字必後人所加。觀字形卽可知。不待援道在屎溺然卽溺之矣。然莊子屎亦俗字。

乚下云在人下者。凡從儿之字皆上體有字而儿在其下。未有儿在上體及左右者。故設言上體爲人而儿在其下也。玉篇作人在下已失許意。段氏作儿在下尤非。云故詰屈者謂乚字形直。乚字形曲也。○從儿之字惟伊之古文

𠂔及𠂔𠂔二字。其人在下。然𠂔從古文𠂔。𠂔部自作𠂔。從
𠂔則人部𠂔或誤。𠂔從𠂔省。卽以人質處而之所是惟𠂔。
字人在下耳。若從𠂔之字無不在下者。自兄以下十二部
是也。

兄下云從人從口。似非。篆當作𠂔。與兒字同例。皆象人形。
父之篆作𠂔。吾亦疑其象老人之形。君臣父子兄弟。似皆
屬象形。君臣子三字。許說旣云象形矣。𠂔與古文𠂔。上象
𠂔角。中象身。下象足也。𠂔正面形。恭已正南面也。𠂔𠂔臣
𠂔𠂔。皆側面形。凡側面形皆向左。臣獨向右。歸向其君。猶

之反身爲月也。蓋此類字難爲確象。既有兄之名。卽作兄字以寄其聲。有首有足。象人形而已。如謂兄能教弟。故從口。豈不穿鑿而不通乎。○鐘鼎文兄字亦從口。

兜下云。兒象人頭也。此句蓋後增。其目光太短矣。兒下云。白象人面形。則許說兜曰從兒省。而象人頭意已寓其中。且亦白象人頭耳。兒則有首有足。全人之形也。安得云兒象人頭乎。然則兒字何以從人。曰。兒有形而難爲象。故以人表之。而以白象之。此蓋古文也。故或體籀文皆形聲。○古人無奈何之事不少。卽如頭名曰首。作首以象之。又名

曰頁其名雖異其形不能異也於是從頁加人而作頁字此卽兒字之比例也

禿下云上象禾粟之形

玉篇粟譌黍

取其聲蓋許君以其義難

通遂欲歸之諧聲而聲又無可諧於是因禾生粟取粟爲聲豈以爲誠然哉然可證字從禾也周伯溫改禾爲木益誤矣玉篇毛部禿下云籀文禿字廣韻亦有未知所本如出說文則許君當據之以斷禾爲毛之譌矣何至回穴如此髮及眉須髯皆特立專名不以毛概之而禿者之髮但離離如毛而已故從毛以見意鐘鼎文年字作𠂔者多作

𦍋者少是與禿字疑似也豈得以𦍋爲別乎。○廣韻一
屋禿下引說文云無髮也上象禾粟之形文字音義云蒼
頡出見禿人伏於禾中因以制字然則說文云王育說者
指上文象禾粟而言禿人伏禾中之說自出文字音義蓋
校者疑禾粟之說遂取文字音義附益其下而未知其審
一句又校者之詞竝不出文字音義矣

覘玉篇此咨切盜視兒也吾鄉或數人醵金迭爲賓主月
額必飲酒謂之當去聲社其獵食者謂之社覘用玉篇音不
呼爲七四切也至於俗語看覘則照拂之意說文之覘覘

拘覲吾鄉未有此語也。

覲字段氏據諸書改爲覲竊疑或本有覲覲兩篆覲讀若低覲讀若迷民迷雙聲故讀如之卽今人所用之低迷也篆注譌脫兩字合爲一耳然玉篇初無覲字存此凡說以備觸發

段氏以𠂔爲古歎字先得我心惜引文賦不實則請證明之賦曰或受𠂔於拙目李注或於拙目受𠂔𠂔笑也𠂔與𠂔同又阮嗣宗詠懷詩注引說文𠂔笑也𠂔與𠂔同古詩十九首注又引作𠂔笑也筠案說文無𠂔𠂔下又無笑也

一說卽云悅誤亦是借義斷以作𤑔爲是賦作𤑔者乃壤字也從山非義非聲足以明之毛氏本胡氏翻宋本皆作𤑔不可徑改作𤑔泯其異文也歎𤑔玉篇皆有似歎少雅矣各書𤑔與嬉同音蓋失傳已久韻會𤑔或作歎引文賦受歎於拙曰然其字譌作歎

欠部之歎之本作歎也朱文藻鈔小徐本作𤑔汲古初印本作𤑔孫鮑二本同絕非各本皆譌歎也玉篇歎字次第在歎上與說文在歎下小異而由此上之爲歎歎下之爲歎歎大勢相同也自歎字以下皆孫強輩所增俗字矣始

言部
收歎字

虛紀切樂也與喜字音義同

案喜有重文歎玉篇同說文而欠

部重出者猶之孱已見孱部而尸部重出也此自孫強之

過耳段氏嘗作汲古閣說文訂矣

吾向見之今無此書

何忽忘之繫

傳校錄已有說茲因段氏之誤聊復詳說焉

歎下云嘖也

歎乙其切

口部嘖下云語未定兒案東方朔傳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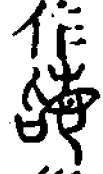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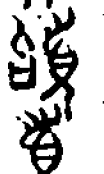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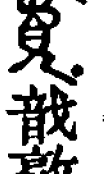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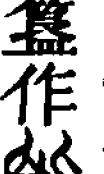

優亞者辭未定也据此則歎下當云歎嘖語未定兒嘖下

當云歎嘖也蓋此二字雙聲乃連語也廣韻歎嘖歎也義

雖不同然足徵其爲連語

諒下云事有不善言諒也言卽詞也謂見作事有不善者

則其鄙之之詞曰疎也玉篇但云事有不善言也無疎字而自明蓋部首本是虛字故所屬禍疎二字之說曰詞曰言。

頁下云古文韻首如此又云頁者韻首字也似謂韻首字古作頁頁者然季嬭鼎作淮父卣蓋作器作宰辟父散作齊侯罇鐘作邢敦作周鼓作敦敦作寅簋作是首字作皆者七作貴者二無一作頁者韻字從貴者六從頁者三無一從皆者信乎貴頁卽首字又知顏之古文

頽頽之古文𦣻頂之或體𦣻所從者乃古頁字卽是古首字玉篇故作𦣻𦣻𦣻也𦣻從𦣻此省甘爲口也又作𦣻則反文也作𦣻者可爲𦣻𦣻二字證也從知古文𦣻首如此謂頁爲首之古文也此許君本文也頁者𦣻首字也小徐本頁作頁是也然是後人箋記大徐疑其與上文重複故改爲頁不悟其非許君語也蓋許君時頁頁已分爲兩字故著明之

頽字玉篇在後收雜字中云面不平也其顧氏挽漏孫強補之邪抑卽頽字之譌一字爲二邪又無頽頽作頽

頤下云昧前也讀若昧夫既以昧說之而口又如之則頤也者謂不識機宜冒昧而前也與昧音義同故今皆借用昧覓下云突前也知冒昧當作覓頤

頤下云面前岳岳玉篇作頤頤並通蓋相人術所謂五岳朝拱也段氏必從小徐誤本又引太曰詩殊支離

普下云百同古文百也玉篇引之云與百同古文首也

集韻

曰古文作普麻下云與旡同大徐本亦撓與字此以百部在前

故曰與百同而又云古文首也者謂古文則作普也古文有髮篆文省其髮與古文學而小篆作子同也

彡下云毛飾畫文也。韻會引同。玉篇亦同。小徐畫下衍之
字。段氏遂謂爲以毛屮畫之文。然毛飾畫連文殊不詞。大
徐新修字義影字下云。非毛髮藻飾之事。不得從彡。所謂
毛□□此毛飾。所謂藻飾卽此畫文。判然兩事。信而有徵。
如須髻者。人之毛也。而夙彪影彪諸字。物之毛因之。彪亦
因之。彤則用刑於毛矣。此皆從毛飾一義之字也。𠂔者畫
之人。𠂔者畫之事。彤影者畫之色。及其成也。則彬彬有文
矣。而𠂔亦因之。此皆從畫文一義之字也。皆取它部從彡者明之。惟用本
部一影字。便文也。如嫌毛飾字詰屈。請解之曰。此儷語也。以毛爲

飾畫之成文文飾本恆言相對言之不嫌於杜撰也若段氏以毛飾爲筆叔則虬戶銑溪矣廣韻廿四鹽三下云毛飾廿七銜三下云毛長影下云長髮𦘒𦘒玉篇長髮髟髟也兩書皆是不可互改也許君用𦘒者發明假借𦘒犬走兒𦘒𦘒則是重言不用本意顧氏用髟者直解之也正如史記漢書之同文者此用古字則彼用今字對勘之而自明不煩解說矣凡讀書當悉心以求其是不可見有異文輒爲改竄

司下云臣司事於外者蓋以后字右向司字左向因以爲內外之分故從反后云者君內而臣外也內猶北辰居其

言部
所外則宣力於外也故詞字說曰意內言外卽在此部不入言部也許君就字形得意而段氏以伺察爲義蓋由伺古作司而爲是說然是邏者之事非社稷臣也

卮字會意可疑它器皿字非象形卽形聲恐此字義失傳許君姑以爲說耳

卪字說中之山邦土邦澤邦今周禮皆作國後漢人固不遠避前漢諱然設字本作國何必改之蓋許君所据本固作邦也○說文言上諱者五字秀光武帝名也莊明帝名也炅章帝名也肇和帝名也祐安帝名也雖安帝之前有

殤帝名隆。說文不云上諱。蓋百餘日而殤。未嘗措之廟立之主也。許君自敘說文成於和帝十二年。許沖上書在安帝十五年。卽據安帝言之。上溯至光武。僅親廟四世耳。光武立制。以高帝爲祖。文帝武帝爲宗。又立四親廟以爲七廟。當安帝時如故也。凡廟祭者必諱。說文不諱。漢高文武何也。且旣云上諱矣。而稼下云禾之秀實爲稼。采下云禾成秀也。莠下云秀聲。菽下云茅秀也。蕪下云瞿之禾秀者。莠下云葦之禾秀者。典字下引莊都說。莊光改爲嚴光。辨裝且改爲辦嚴矣。塹下引國語。塹本肇末。肇下云肇省聲。

尙恐是後人增肇篆。福下云祐也。以小徐本備也。爲是烜字不常用。宜其不見。而秀莊二字必非後人加也。正不知漢人避諱。是何等律令。

御下云從彳從卸。卸下云從卩止。午。大徐曰。午馬也。故從午。案午馬之詞。纖仄。且非古義。韻會引作午聲。是也。御亦從彳止卩。而午聲也。此兩字各自會意。不必以字形相似。而謂御從卸也。卸主乎止。其止有卩。故從止從卩。御則或行或止。皆其職。故從彳止卩者。行止皆有卩度也。今韻卸在禡部。而禡之平上聲爲麻馬二部。此音固古所無也。無

論家牙華等字古音在今虞部內卽拏拏二字不猶虞麻
皆收邪今韻午在麌部麌爲虞之上聲則卸御之從午聲
亦可決也況乎古言說駕亦作稅駕說也稅也皆卸之祖
禍也古必無卸字卽說文有之亦不知爲許君誤收抑後
人躐入者矣。

卷下云𨔵曲也居轉切玉篇九免力媛二切收也案此卷
懷之卷也又渠圓切膝曲也案此拳曲之卷也大徐引唐
韻誤。

𨔵下云關關其音也大徐引唐韻士戀切謂𨔵與顛同音

且同義也。顛選具也。玉篇曰古文作選。夫選從巽。巽從卮。然則謂顛同選不卽含同卮意乎。廣韻卮具也。則直同義矣。蓋緣巽巽也。巽具也。選遣也。一曰擇也。諸字義訓相近。故直謂卮爲選字也。

印下云執政所持信也。蓋秦以來乃有印。故以後世之制說之。此於事實爲宜。乃若宣下云天子宣室也。璽下云王者印也。袁下云天子享先王。卷龍繡於下裳。幅一龍。蟠阿上鄉。此三者皆不如古制。然卽下云貨賄用璽。卽下云正用周禮。何以土部說璽獨用秦制。蓋漢承秦獨以璽爲王者印。

之名故凡漢帝服御之物與古同名而異制者皆以漢制說之以見說文爲漢代之書也劉昭補後漢書輿服志詳於冠冕而略於衣裳然亦可考證焉志曰聖人處乎天子之位服玉藻遂延日月升龍絕不同於虞書然則漢帝之服但有日月升龍也許云上鄉卽升之謂而不及日月者袞之名取諸卷龍故也志又言太常大旂皆日月升龍又云乘輿升龍又云賢仁佐聖黼黻文繡降龍路平是知古帝服之龍一升一降漢則君用升龍臣用降龍也志又曰秦郊祀之服皆以昀元漢承秦故顯帝初服旒冕衣裳

文章祀天地明堂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案此云十二章與前云日月升龍異者蓋此但指祀天地明堂而言前文則指朝服言也許君所說蓋自據和帝安帝言之不應五經無雙之人絕無依據而爲野言也惜余淺陋不能得確證姑發其端以俟邈於古者考焉

艸下云色艸如也論語曰色艸如也說解與引經同文豈將使人別攷經說乎宋部字下已引論語色字如也豈齊魯古論之異文乎玉篇引說文色艸如也又引孟子曰曾

西艷然不悅然則色艷如也非本之論語而所引孟子本
爲說文所引也案論語注孔曰必變色蓋依王勃然變乎
色而言又勃如戰色鄭注戰色敬也孟子艷然趙注愠怒
色王勃然變乎色注愠怒而驚慙要而論之勃如之敬乃
嚴毅之色非縮朒之色故曰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聿字
者草木盛也故得用之艷然以趙注爲是乃又曰愠怒而
驚慙似勃如亦是愠怒色與艷然同者乃本其情而爲言
也情則愠怒色則驚慙驚慙與戰色同矣蓋玉篇所引爲
說文原本後人見殘本又誤記論語率意加之也

玉篇以白爲羽之古文案又手曰臼是徒手也在手曰𦞙是手中有物也尙微有別。

段氏以勹爲抱子抱孫之正字蓋於字形得之又加引廣韻薄報切以證成其義然唐韻薄皓切則與保同音保下云養也周書保抱攜持段氏能以勹當保抱兩字乎且此兩切皆由勹取聲也玉篇亡粉切則由人取聲也尙未可率然定之也廣韻十八吻亦收勹武粉切集韻吻皓效三韻皆收效部者曰鳥伏卵是卽菹字也。

包部匏下云瓠也從包從夸聲此字似當隸瓠部而曰從





瓠省從包包亦聲豈以瓠部之瓢省夸存瓜而瓠之義猶存若匏省瓜存夸則僅存其聲於例不協邪然夸聲與匏甚遠

尙下云自急救也吾向疑儀禮賓爲尙敬卽此字今知段氏已駁或曰抑詩無曰尙矣卽此字蓋戒之曰無易由言應者將曰吾何嘗易哉已自急救矣然無曰已自尙也莫捫朕舌不覺而言逝也而言固不可逝矣如此則抑揚曲折鄭箋以爲苟且似偶誤也乃吳伯和先生曰作尙則非韻六書例解又謂尙曰新卽此字姑竝存之印林曰篆書

九經抑詩作𩇑

鬼之古文𩇑從示示神也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周官則人鬼可得而禮矣論語非其鬼而祭之皆謂已之祖考然則𩇑字當用於此神之者尊之也非魑魍之屬皆可謂之𩇑也

魑神也玉篇魑在後增字中云山神也段氏所引山海經青要之山魑武羅居之正山神之說矣郭注魑卽神字恐係神之俗字也鬼者歸也神者伸也魑從鬼而又從申於法不合或後人卽据山海經羈入

畏篆疑當作印說解之虎省當作虡省蓋畏字從由除由則存𧇧虎省謂𠂔也除𠂔則𠂔爲何字乎是知𠂔字上一畫曳而長之中一畫拗而直之斯成𠂔矣不然虎爪之爪何以稱焉且下第云古文省不言從爪之異可知由如故也爪如故也但省人耳蓋虡今作虐校者疑篆文之人無所著也而改之爲虎未思篆文之𠂔乃爪之譌文也𧇧從爪如本形則向外又向內獨無作𠂔者

集韻入微威𧇧𧇧畏同字入未畏𧇧威同字共𧇧可據𧇧則𧇧之譌也小徐本𧇧作𧇧

嶽下云東岱南霍西華北恆中泰室王者之所以巡狩所

至。當作王者巡狩之所至。

爾雅釋山曰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

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蓋許君所本也然而

疏矣夫嶽者爲巡狩而立也虞書祇有四巡知岳亦四而

不五官名四岳亦其徵也而周禮禮記皆言五嶽者此自

是周制然以泰室益之而成五則非也釋山首五句曰河

南華河西嶽

虞書自岱宗起以所巡之始言此以華嶽起以近帝都者言

河東岱河北

恆江南衡此乃周之五嶽故以冠首特未指目之爲嶽故

後人昧焉而增泰山爲東嶽五句於末殆出於叔孫通尊

漢制而蔑周制也知爲周制者華岱恆衡同於堯典則以

古帝所命四岳不可黜華而不計實則唐虞夏商帝都皆在華山之東故可以華爲西嶽宗周則在華山之西西巡而東出使西方諸侯越帝都而東就華山之下非情也故加一嶽而直命之曰嶽職方氏曰嶽山於禹貢爲岍山地理志謂之吳嶽而封禪書有嶽山而無岍山蓋沿周公改之也至於嵩高在東都封內卽會諸侯於東都可矣何須就嵩高應劭覺之故風俗通曰中嶽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夫不巡則何須此岳是調停之說也惟左傳周幽爲太室之盟是有事嵩高之證然六王二公皆非巡狩之事

且與桀之仍紂之黎竝數亂亡之君胡可法也蓋漢帝不

學聞古有五嶽欲其排比整齊而加中嶽又誤讀詩崧高

維嶽謂崧高之名適與之符釋山山大而高崧郭注卽以此詩說之遂以崧

高爲中嶽然崧高毛傳崧高兒山大而高曰崧釋山卽嶽本之此

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毛公秦人則秦尙

依古制言四嶽初不益以崧高案吳嶽在王畿之內卽謂此詩之嶽爲吳嶽似無不

可蓋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以爲四嶽降神未免奢闊不如

舉畿內之吳嶽較爲切近如中庸言華嶽亦第舉畿內兩

山後漢書楊震傳桓帝策楊賜亦但曰華嶽所挺也若謂
申甫之生由於崧高降神則詩三百篇更無此浮泛之語
然卽依毛傳亦謂崧然而高者說經者不可以漢制代古
惟四嶽耳何嘗以崧高爲山名

制也伯宗之言以四嶽大室竝數爲九州之險則大室非
嶽可知然不用本朝之制而言四嶽者則以晉居唐虞故
都沿襲古語旣久猶其不行周時而行夏時也惟大司樂
鄭注曰五嶽岱在兗州衡在荊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恆
在并州據釋山首五句爲說此爲定論邢昺不知而駁之若加以
嵩高旣不適於用易衡以霍又爲漢武時事不應古人早
與之同邢疏謂霍爲衡之異名亦調停之說也郭注以爲
天柱山瀟水所出者是也此山今屬瀟山縣吾父曾知其縣事縣印字
作潛校官印字作瀟亦山之陰則爲霍山縣又用爾雅後
馬伏波所云宜齊同也

說惟霍作衡耳其所以乖異者大宗伯但言五嶽故用本朝之制大司樂連言四鎮五嶽必須據職方爲說故曰四鎮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鄭君旣以此四山爲四鎮卽以彼五州之山鎮爲五嶽矣獨是九州山鎮尙無嵩高則嵩高尙不得鎮一州乃得併于四嶽乎○唐虞本四嶽至周而五猶之周禮本四鎮至隋開皇間而五也

广下云因广爲屋段氏改广爲厂是也余初治說文時固見及此广厂三部之相連卽以此也然許君誤矣广當與宀相次耳厂爲崖巖山厓之下峭直而上橫出者是也广當依古文厖字作𠂔乃堂皇之形一面有牆宀當作冂則兩面有牆實則广以一牆見其三面宀以兩牆見其四

面而中高者爲棟極左右殺者爲兩字則广宀同也故宀

部古文有從宀者寫者斷之也有從宀者寫者卑其棟遂

同一也段氏一切改之

惟篆死
忽未改

豈闕疑之道乎師奎鼎

同𠂔彝命師寰散𠂔又金刻寶字從宀者不可枚舉朱仲

子尊寶字從介尤象屋形于斯父簠但從人則有棟字而

無牆又船字頌鼎作𠂔從宀也頌壺作𠂔從广之反文也

是尤宀广同義之證矣田爲鬼頭而鬼篆作𠂔𠂔當依

繹山碑𠂔字作𠂔今並改兩殺者爲平頂而突起一筆以

見意與广宀同誤然鐘鼎文亦多從宀則其變久矣𠂔則

玉篇目錄猶作𠂔知其誤未久故猶存仿佛九經字樣作
凶凶段氏放之作𠂔乃是破頭無此理也

庵下云樓牆也玉篇又有屯聚之處四字然則此字意兼
聲案增下云北地高樓無屋者庵蓋同此制於其上爲埤
堦遇兵燹則聚人而守之故曰屯聚也若樓之壁或樓外
之迴也未必別立專名且亦無取於屯聚也吾聞曹州人
言明季時其地多守樓自全者

廬從广里八土者二畝半在田謂之廬二里半在邑謂之
廬在邑故從里八者分也各分此里之土而居也抑或卽

主謂八家矣。孟子死徙無出鄉兩節，乃言寓教於養。上節言五畝之宅之妙，下節言百畝之田之妙，各以兩句領起。上節使之親睦，是使民聯爲一體也；下節使之知尊君親上，是使民與君聯爲一體也。然不煩教化而成，則聖人制田宅之精意也。死徙無出鄉，指在邑之宅；鄉田同井，指在田之宅。相友相助，相扶持，則統承之。夫謂死徙無出鄉，指在邑之宅，人或不信。蓋未嘗深長思也。夫人之相交，才與財而已。古之才士不在田閒，如有朱家郭解，是盛世所必誅也。而百畝所出，奉上與衣食而外，八家相往來，已竭其

力故卽在邑居亦不能一邑概爲洽比也故死無出鄉各戀其墳墓徙無出鄉仍與共井之人日相親暱人情日相習狎則愛慕生動而相連則詐僞息故其友助扶持卽由此無出鄉同井之法自然而生乃立法之妙也今之解此節者皆不及死徙無出鄉蓋由不知其妙

雇屋從上傾下也廢屋頓也至爲明了段氏加注乃令人不解矣雇之從上傾下者棟宇隤於四壁內也俗謂之罨玉篇曰雇今字作壓也是也廢謂之頓者向下委頓者也俗謂之坐化雇由於梁棟之不堅廢由於基址之不固

□下云石閒見廣韻同玉篇石文見也案閒與聞形似文與聞聲同但不知孰爲轉譌耳

厝下云厲石也段氏改厲爲厝兼於毛傳增一錯字誤底厲厝皆磨礪之名非有三石名爲底厲厝也其爲物色甚多但柔者目爲底剛者目爲厲與厝耳若以爲石名則非它物可代如段氏言則詩將曰他山之石可以爲石乎抑將曰他山之厝可以爲厝乎又擬以金剛鑽之類則又將曰他山之石可以爲金剛鑽乎且金剛鑽以之鑽水晶斯可耳吾嘗以之鑽玉忽微不入也雖粉之或可用然價不

皆矣。吾見治常玉者，用玉田縣沙治玉子。翡翠碧玢者，用新疆之寶沙，皆糜爛而用之。吾鄉農夫得玉而自治之，磨以沙石所作之食，久而略成形模，殆它山爲錯之比乎。石部

礪礪，石曰厲石，則礪礪有其名目矣。

廼下云丸之孰也。吾鄉謂饀饀，資滑易文字純熟，皆曰廼化。蓋卽此字，但語轉去聲耳。然玉篇胡官如之二切，一依丸作音，一依而作音，與奴禾切異。又曰丸屬也，義亦異。抑或屬孰音近而譌矣。廣韻三收七之入戈同說文二十六桓同玉篇集韻桓戈引說文之部廼摩丸之孰也知玉篇字說

段氏改礪爲礪非也。玉篇礪礪相次其先後各字與說文大略相同而礪在後增字中其礪下云礪礪石聲礪下云礪礪也是今本說文掇誤。

玉篇之礪說曰嶽崙崎礪石巖與說文之礪同訓蓋一字也。惟音宜綺切則今音耳。古我義同音而玉篇後文又出礪字則不知者所增也。集韻四紙合兩字爲一。

彖下云豕怒毛豎。大徐曰从辛未詳。五經文字謂之從辛。辛非聲非義亦不可解。竊疑辛祇象毛豎之形。故在豕上。如辛字辛嶽竝出之意。然欲謂省辛爲辛則說文無此破。

壞之省法或者本從業訛爲辛乎

彖字疑卽豕字重文音義皆同家之古文家亦可證也

豕下云從彖

大徐作彖亦足微彖豕一字

省象形案此會意字也且當

云從豕不當以爲彖省如馬之古文𠂔其足尾正如彖不

過筆勢小變耳夫豚乃物也而從又持肉與祭同意然則

古人之豕非大不食小豕惟以致祭也殆亦貴誠之意乎

豕生三月而牝牡

交旣交則牝暴長

豷下云𧢲豷也廣韻引之穀作穀段氏曰未知孰是案玉

篇穀下云貔子也或作穀是顧氏以穀穀爲一字廣韻用

之在此文卽不爲異然曰貔子固與說文穀小豚不同文
選南都賦作穀而注則引穀字說集韻十八藥貔猿類似
犬食猴與說文穀食母猴之說合一屋收穀穀下引說
文穀下云豕名一曰狐子與說文小豚之說近然則廣韻
南都祇是同音假借。

牙部計數文二十重二段氏云小徐本文十七容有誤也
其曰重三必合獠獠爲一字矣愚案小徐少獠獠貳三文
故曰十七獠在所少正文中不得以此證獠獠之合且玉
篇廣韻皆分爲二字集韻雖合獠於獠而他官切內別出

貓字引說文獸也似豕而肥

段氏亦據釋文補此句

是不可竟謂爲

一字也

作篆者馬之尾當長鹿象豕之尾當短石鼓文釋山碑不誤今人率爾操觚長短任意不體物情鹿字直無尾矣

騾下云黃馬發白色段氏以起白點斑駁釋之非也發某色乃北方常語此謂通身黃而又通身白也發者別內外之詞比象言之則今染采有所謂烟裏火者赤帛發黑色也火裏烟者黑帛發赤色也若謂是起白點斑駁則駁下云馬色不純者是也

紺下云帛深青揚赤色揚與發同意段氏謂揚當任陽非也

桂未谷說文義證曰。本書所言馬色曰頡曰頤曰頭曰鬣曰面
頡曰喙而不及耳。隋西域圖記曰。大宛馬。烏馬。騊馬。多白
耳。口馬。驄馬。多赤耳。黃馬。赤馬。多黑耳。惟耳色自別。餘色
與常馬不異。是則耳色惟大宛馬有之也。

駮下引詩駮牝驪牡。段氏謂與不駮不來。合稱詩爾雅同。
案此或許君誤記。抑爲習說文者刪節。以致不成文理。皆
未可定。而改牡爲牝。引釋文牝頻忍反。下同爲證。則非也。
案釋文旣釋駮牝之後。卽出驪牡。云孫注改上駮牝爲牡。
讀與郭異。然則段氏改牡爲牝。正同孫叔然改牝爲牡也。

且所云頻忍反下同者。謂牝曰驂之牝同耳。豈可證牝爲牝乎。

駮下云周文王時段氏改文爲成案。以下文西伯獻紂絜之。苟有吉皇。何不獻紂而用畫馬乎。王莽傳注引說文馬縞身金精。周成王時犬戎獻之。正作成王。記之以爲段氏助證。勝於無徵不信也。

駢下云驂旁馬。此謂駢與驂異名同實。而其義則謂在旁之馬也。文選洛神賦注引作駢驂。駕也。北征賦陸士衡贈弟士龍詩注引皆作驂旁馬也。

凡李注屢引不同文者。或是時說文本不一。或偶以

字林爲說文。然則以驂釋駢別二名也。以旁馬釋驂說其
皆不可知。義也。說文多此等文法。不可讀爲一句。然如段氏驂下加
也字。則似與旁馬也爲各義。

駢下引詩昆夷。段氏謂今詩昆作混。孟子亦作混。不知何

據。案孟子文王事昆夷。趙注引詩亦作昆夷。且昆夷以聲

爲義。不須易字也。說文河下言昆侖。歎下言昆于。

依鮑本。它本譌。

作干。壺下言昆吾。其音皆相通轉。皆如莊子之渾沌。乃頑鈍

無圭角之兒也。如金吾木吾。卽今之骨朵槌。尔雅之終葵

椎也。亦作圓形。木部梲下云。梲木薪也。梲下云。梲木未析

也。梲，櫚之音，皆與昆近。析薪者，必順其理，而此無理也。根節盤錯，縱橫相糾，故未析云者，不可析也。惟可斯之，以爲薪而已。頑，下云，櫚頭也。卽此謂也。今俗呼氣鼓頭矣。故物之頑者，有昆侖、昆吾諸名。人之頑者，以昆夷爲名。咽，下引詩，犬夷咽矣。卽此所引，昆夷駢矣也。犬，昆聲，亦通轉。指謂之犬，亦以頑物命之。

廌，下云，從豸省，非也。通體象形，豈可割下半以爲豸省哉。卽云以字形言之，謂其下半與豸同，或以物形言之，謂廌亦長脊，然旣畫成其物，一望可知矣。何須加此以煇亂之。

蓋後人以解薦今作獬豸遂增此語耳不然上半似鹿何不云從鹿省固知非許君語也

薦字當有重文薦從艸積古齋嘉禮尊薦字可據知其以非収字者薦者艸也無事於奉持之禮奉薦而進則借義也知說文當有者禮記釋文雜記出薦字云音薦本亦作薦鄉飲酒義出薦字云本又作薦薦豕兼從則蕪雜豕乃艸之訛也禮記尙存此字許君時焉得無之

鹿下云鳥鹿足相似從匕鳥部云鳥之足似匕從匕二文相應然在此則通在彼則否者鳥象形字胡爲又兼會意

且匕者栖也。鳥豈以匙爲足哉。故知彼文爲後人所增也。此文則通者謬其詞也。鹿字下半似匕。鳥字下半似匕。此文出於鹿下。不云從匕而云從匕。故謬其詞者。防作篆者有譌也。今存漢碑。凡從鳥之字。皆如馬足。許君恐人沿譌。故寄其說於鹿下。後人不知。遂增之鳥下也。凡獸之能疾行而不可堪任重者。其字率似匕。而鹿兔能下。皆不言從匕。爲其第象足形。與匕字無涉也。乃羃下云從二匕。又申之曰羃足與鹿足同者。兔下云足與鹿同。能下云足似鹿。亦以防篆之譌。而不云從匕者。爲其左匕似人字也。此與夾下云從大夾二

人同意夾篆之左人似匕字也左右夾輔故使二人相向
疑後蹠廢故前二足與後二足不同故云從二匕以見左
方似人字者乃是匕字反文又申之曰疑足與鹿足同爲
其詞不達恐人謂誠從匕字之義故申之以見仍是象足
形也其立文與鹿毚能下不同者彼純形此兼矢聲恐人
謂與疑字一類匕矢皆聲也故云然耳顧千里繫傳本作
𠂔必其私改玉部璫字仍同大徐是以知之

段氏刪麋篆蓋誤余雅釋文麋素卜反本又作速字林云
鹿迹一曰速鹿子陸氏雖不引說文然引書者從其便不

必以說文在前卽必引之未便以此斷爲許不收麋呂乃
收之也或說文亦如字林本有一曰鹿子句故得廁麋麋
之閒乎若謂速不妨專爲鹿迹之名則速迹一字可云其
迹迹乎夫獸蹄鳥迹多矣尔雅爲麋鹿麋兔別其名者表
其異也迹爲其通語故每句言其迹而後舉其迹之名也
若鹿之迹卽曰迹則正如牛羊犬豕其迹皆謂之迹矣又
何必區別之乎段氏曰知刪難知改尤難故所刪改增補
是者極多而證龜成蛇者亦復不少

麋下云大麋也段氏改麋爲麋前乎說文有尔雅後乎說

文有玉篇皆可證也。乃麋下云麋也。別古今名也。經典無言麋者。則麋下云麋屬。定當改爲麋矣。而段氏不改麋字。下又云說文自麋至麋。皆說麋屬。然則何以改麋說之麋乎。

段氏疑麋字後增。鈞案論語釋文云鹿子。爾雅釋文出麋字。云音迷。本或作麋。音同。是麋卽麋之重文矣。然釋文又出狻麋。云字又作猓。牛奚反。則又與麋音義竝異。或說文本區爲二。或後人分之。尙未可決。

媿下云兔子也。媿疾也。乃兩義。故再出媿字。而後以疾說。

之謂婉通麤也。故爾雅釋文有兩音。匹萬反則免子一義之音。又匹附反則疾也。一義之音。

狗下云叩氣吠以守。謂叩氣而吠以守禦。段氏欲倒作以吠。不知玉篇以吠守自通。此則吠字生於叩氣倒之則不通也。叩氣者大聲硜硜促數縣碎如斂擊也。六畜之中他皆一聲而曳長之。犬獨聲聲密比也。

獐下云犬獐獐咳吠也。爲獐字作解。不曰獐獐而曰獐獐豈非誤乎。小徐本獐在類之後。大徐遂之此者。以獐下云獐獐故也。然則獐下當云犬獐獐咳吠也。段氏說誤。玉篇

二字類聚而先獐後獐又以獐爲夊部之變與許異廣韻
三十一巧奴巧切內收獐獐二字獐下引說文又奴交切
其下巧切內亦收獐字引說文音哮而獐下云擾亂獐下
云犬驚知爲由獐獐而後咳吠非以獐獐形容其咳吠也
咳殆咳之譌乎玉篇獐下云犬擾駭也集韻五爻何交切
內收獐字云獐獐駭犬吠聲虛交切內又收之引說文如
今本力交切內又收之云獐獐犬亂吠案獐卽獐之俗文
又到之作獐獐尼交切內收獐字引說文獐獐也又加注
曰謂犬吠

臭下云禽走者謂田獵所逐之禽已逃走也臭而知其迹

者謂犬臭地而知禽所往之蹤迹也斛律光嗅塵而知敵

之遠近是人亦有然者矣抑許君蓋誤臭爲腥臊羶香之

總名引伸爲惡臭

二義皆讀爲抽去聲

作嗅字用者乃𦦳之省借也

說云臭而知其迹是直以爲𦦳字矣𦦳下說云以鼻就臭

此用臭字本義

也臭𦦳音義皆別蓋許君以臭從犬不得其由故

委曲說之非本心也獻下說羹獻亦是類下說尤可見○

月令五臭春臭羶則食羊夏臭焦則食雞中央臭香則食

牛秋臭腥則食犬冬臭朽則食彘是所食之味與臭相應

也。物必有味而後有臭。而別味以口。故味字從口。別臭以鼻。故臭字從鼻。自者鼻也。乃人之鼻不可謂爲犬之鼻也。從犬者。艮爲狗。艮東北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猶味從未。六月滋味也。五行木老於未。故許以味說未。意者艮兼終始之義。故從犬以概夫羊雞牛彘乎。夫犬物也。臭味則事也。臭味無形。不可的指。故以犬表之。○胜下云犬膏臭也。臊下云豕膏臭也。皆氣臭之謂。乃臭字本義。鮭下云魚臭也。鰓下云鮭臭也。則惡臭矣。說見刪篆。

類下云。種類相似。唯犬爲甚。似涉迂曲。案自類以下。皆似

犬非犬之物或類亦其一種也莊子天運篇類自爲雌雄故風化釋文山海經云置爰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鳳五采文其名曰奇類皆自牝牡也案莊子呼爲類則類一字卽爲名陸氏所舉師類於犬近似云其狀如狸亦猶猥似狸而字從犬也或許君亦如莊子之說今本則爛掄之後後人杜撰乎

琴賦注引說文灼明也案灼灸也焯明也引周書焯見三有俊心今本作灼然則李善所引卽焯字之說非灼下掄此義也彼知琴賦之灼卽說文之焯是以如此以意逆志

斯爲善說書者。今人拘文牽義。將於灼下補此說矣。
熨熙在部末。非其次也。玉篇熨在焠之下。威之上。熙在熹
之上。當是。

熨下云。從𠂔。又持火。所以熨申繒也。案𠂔爲仁之古文。去
熨義遠。汗簡戶部𠂔下云。夷見尙書尉字。從此此訓是也。
𠂔蓋夷之古文。夷者平也。尉之所以平之也。是以從之。論
其義。則又持火在前。𠂔在後。而先云從𠂔。

二字當句絕。又持火一逗。

云。又持火者。以下筆先後之序言。且取詞之簡也。段氏解
𠂔又爲親手支離矣。熨變作尉爲官名。因作熨熨之器。曰

言二卷 卷一
鉅。說文不收。蓋古無此名。

竊下引左氏龜竊不兆。乃合傳注引之。原文當不止此。爲習明字科者所刪耳。凡說解中詞旨局促。似後世字書者。皆當以此推之。今之習舉業者。率好刪節經書。故有幸得科名。未見全經者。況唐時科目多矣。乃進士明經。概不能試。而習明字一科。則其才可知。其師亦概可知。說文字林。卽功令也。猶苦其難讀。遂合兩書爲一。說文之訓古。而字林漸近今。乃於其不能解者。輒易以字林之說。且刪節字句。以省日力。故藥下云治病之艸總名。而刪爲治病艸。似

有一艸名藥。堪治病也。澍下云。上古時雨。所以澍生萬物者也。選注屢引。惟此最備。然它處亦無六字者。乃刪爲六字句。陋謬不通。誰執其咎。段氏謂左傳本有不兆字。不亦誣乎。

爇下云。火爇車。綱絕也。考工記輪人注。司農云。牙。世閤或謂之罔。是漢尙無輞字。段氏謂爲考工作注。是也。而所說殊謬。賈疏謂古者車輞。屈一木爲之。筠見甘肅車輞。屈兩木爲之。知賈說非誣。記所謂內外牙。乃牙之內牙之外牙之旁也。切地者爲外。鑿以受蚤者爲內。其兩面之漆。二分不漆。一分者爲旁。木之長短。四面同也。爇而爲環。則外必

長於其舊內必短於其舊故不善燖者欲申外之短爲長則廉絕矣廉絕者絕其理也欲屈內之長爲短則挫折矣挫折者如衣之襞積也內外皆病瘦則旁必病肥當木理柔處猶如故當其堅處則壅腫暴起矣此物情也段氏所說祇坐不善讀注

熅下云鬱煙也段氏謂鬱熅聲意皆同則當改之曰熅煙矣而倒之曰煙熅猶壹壺何邪案易作綢繆玉篇廣韻皆注熅曰烟熅又有氤氲則段氏說自是而竊謂少失許君之意許君既引易天地壹壹矣不應又作鬱煙卽連語多

異文亦當作煙鬱也。煨字之上煙煨二字皆烟也。則煨爲烟宜也。乃不第曰煙而曰鬱煙則誠烟煨之所由成矣。薰菸也。菸鬱也。薰韭鬱也。今人於花葉之色未變而失其性者謂之薰而所由以薰者則鬱之而氣不揚也。然則煨蓋猶飢盆蓄火無燄而生烟。鬱積之故也。於是氤氲四布矣。故段氏所說得其意失其詞。

煇下云火熱也。謂以火熱之也。玉篇有重文煇似廉似林二切。煇者溫也。左傳若可尋也。亦可寒也。則省借然吾鄉俗語溫之曰煇之呼爲似廉切不呼似林切。

炅字下段氏引廣韻炅香桂炅四字皆九畫而疑其皆八畫筠聞人述翁覃溪言曰漢人八分運筆與今作楷書等近人皆先橫後直取其易於配合也吾以之正翟文泉文泉曰漢碑本兩種有如楷書者有先橫後直者不可膠固論也因述桂未谷作八分雖橫之至短者亦作之必盡而後作其直筠以四字皆九畫思之知其說不誣日字夬字其折筆皆斷爲兩則香炅炅皆九畫矣桂字兩直連書亦九畫矣是古人固已言之吾向者不察也

小徐本燿字說曰取火于日官名從火藿聲舉火曰燿周

禮曰司燿掌行火之政令此下有燧燭焚三篆而後以烜

篆殿于部末說曰或與燿同筠案此說文斷爛烜篆佚而

其說解併入燿下也燿下當云舉火曰燿杜子春曰燿爲私火蓋卽對司

烜氏明火以爲言從火藿聲周禮曰司燿掌行火之政令

許君不用而易之司烜氏所司者明火也其篆當在燿上然取火于日官名

此亦殘闕之文當無官名二字後人聊且補之使成句讀

也燿下不云舉火官名則此亦不當言官名且官名司烜

氏以一烜字而說之曰官名一不通也秋官鄭注曰烜火

也火是物乃可司今不解烜字本義豈烜之一字足當取

火于日四字乎二不通也且經曰掌以夫遂取明火于日以鑑取明水于月今也字之從火也而第言取火不言取水屈經從字三不通也卽如礬字先說其義而後曰周禮有礬族氏若如本文許君無此語例也蓋烜字旣說之後校者見周禮有此字而其義則在燿下不敢與許君爲難而又不安於心故補于末而曰或與燿同或之者疑之也此句非許君語也大徐遂使相就而改之曰或从亘於是泯沒其迹矣鹵葬可恨如此秋官司烜氏注烜火也讀若衛侯燬之燬故書燬爲烜

疑當云故書烜爲燬謂經本作司燬氏也故下引司農說正之

而改經文爲司烜氏。若謂春秋故書作燬則此爲周禮作注不宜辨正春秋。且旣依故書作烜又不必多此辨正也。司農曰當爲烜。夏官司燿注故書燿爲焦。杜子春云焦當爲燿。書亦或爲燿。然則許君收烜燿二字正從司農。子春說也。故燬下不引司燬氏。焦下引周禮以明火爇焦而不引司焦則以故書爲誤明矣。豈作無稽之詞而合烜于燿乎。

𩇛下云火光也。以冉切。𩇛下云火行也。舒贍切。玉篇𩇛胡甘切。又天念切。火光也。無𩇛字而有𩇛字。胡甘切。火行兒。其訓釋正與𩇛互易。疑說文之𩇛卽𩇛之譌。然𩇛𩇛二字

廣韻皆不收二十三談。𦵏胡甘切。火上行兒。五十五豔。𦵏舒贍切。火行兒。五十六橋。𦵏他念切。火光則又以兩義統。𦵏之𦵏矣。若五十四闕。𦵏吐濫切。𦵏𦵏。舌出則從舌炎聲。非如𦵏之從炎舌聲也。集韻二十三談以𦵏𦵏爲一字。五十六橋又以𦵏𦵏爲一字。其訓皆云火行。然則說文之𦵏其爲衍文譌字未可決知。闕之可矣。不當如段氏改竄也。考工記曰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元地謂之黃。說文曰青東方色也赤南方色也白西方色也黃地之色也。乃元下不云天之色也。而曰

幽遠也。黑下不云北方色也。而云火所熏之色也。

主篇引韓康伯

曰黑北方陰色

則知說字與說經小異也。說經者但取其義之相

中而已。至于說字則必使字形與字義相貫通。象幽而入覆之之形。不能得夫之色之義也。從炎上出。囙之形。不能得北方色之義也。故別爲之說。許君非忽忘之也。炎上出。囙之。囙當讀如蔥。不可讀楚江切。小徐韻譜一東。囙倉紅反。竈突異於四江之在星。曰窗。雖陽虎之蔥靈。卽是窗。橋在古原無楚江一讀。然卽今日變音之後。吾鄉呼竈突亦呼爲烟蔥也。

黥下云中黑也。衆經音義引作面中黑子也。今本掇二字。
玉篇作黑子也。則通。黥下云小黑子兩字相連其意相承。
黥爲黑子其小者別名爲黥也。段氏引漢書顏注黑子今
中國通呼爲魔子。案魔蓋黥之譌文。

黥下云丹陽有黥縣。段氏改陽爲楊。案地理志作丹揚其
屬有丹陽縣。郡國志則郡縣竝作丹陽。未審段氏所據。

囟下祇有窗牖一義。而部中收恩字云多遽恩恩也。則囟

亦當有忙迫之義。今作匆匆。說文無匆字。而蔥今作蔥。知

匆卽囟之省文。

集韻囟有重文冬。

則匆匆卽囟囟也。同在一部欲

其意互見故於部首不說此引伸之義與它重言但以聲

爲義者不同

如雉鳩之聲粗故曰關關扁喙者亦然如鴨聲亦關關也此卽作官官亦可得其聲不過

古人偶借關字耳廣韻之官官卽由此作也

囟囟蓋以形爲義者凡恩遽之事

必係紛錯糾結窗櫺之交互盤結似之恩重囟義故不入心部又勿部說曰遽稱勿勿今好古者用之而以勿勿爲無根之語恐亦未詳審也

夾下云持也從大俠二人案俠蓋挾之借字仁下云表後

有所俠藏也亦借用也俠下云俾也乃任俠之謂挾下云

俾持也俾下云門持人也

從莊氏校改

證知挾持本作挾也又

案從大俠二人似當作從二人持大蓋許君特據字形兩人字在大字掖下故謂大俠之竊以周召夾輔成王推之大者君也二人者左輔右弼也持之意當屬二人不當屬大。

𡗗字從卯段氏據漢書改爲𡗗筠案漢書衛青傳南窳侯臣瓚曰茂陵中書云南𡗗侯此本字也師古曰窳音普教反𡗗亦同字玉篇𡗗普教切大也窳普孝切穿也窳也藏也又力救切地名廣韻三十六效𡗗匹兒切窳上同說文窳也四十九宥窳地名力救切案玉篇以兩音屬之一字

者詩小星以昴與稠猶韻天官書以畱爲昴蓋古卯卯音相似也不得如段氏說且段氏改窳爲窳而昴不改爲昴且力辨惠定宇之說之誤何其無定見也○卯不必定在巧韻卯亦不必定在有韻如茆字說文作茆魯頌與酒老道醜爲韻兩韻通押亦可悟矣卽說文引詩言采其茆猶可謂今本傳寫誤乃釋文曰音卯徐音柳韋昭萌藻反豈諸人皆未讀說文乎文選西都賦注引春秋漢舍孽云劉季握卯金刀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取義於卯其說固誤然非卯卯聲通何自譌哉充段氏之說將有謂史

記之畱爲鼎字變體其字當作畱者矣周敵散鼎作𠩺

奄下云又欠也段氏曰未詳又引方言奄息也案玉篇覆也大有餘也二句同說文又有大也息也二義意者欠卽大之譌乎然大有餘也足兼之矣或欠爲欠仲之意卽所謂息也者邪○申展也案𠩺下云所以𠩺申繪也亦以申爲展

查下云奢查也玉篇同語雖難解要當是連語奢張也奢也查又從大當是誇張之意不得以其無所見而倒之爲查奢也玉篇又云大口也雖非以大口釋奢查而查有

大意有明徵也。

壺下云。昆吾。圓器也。十五年前。吾亦如段氏說。今思得之。昆吾者。壺之別名也。昆讀如渾。與壺雙聲。吾與壺疊韻。正與疾黎爲茨之于爲諸者焉。爲旃一例。

壺部。壺下云。壺。壺也。從凶。從壺。不得泄。

似當云從壺從凶。凶。壺不得泄。

也。易曰。天地壹壹。壹自爲部。云專壹也。從壺。吉聲。段氏曰。元氣渾然。吉凶未分。筠案此語。非體天地之撰。通神明之德者。不能道也。其識直出許君上矣。蓋專壹爲引伸之義。壹壺乃其本義。壺字當隸壺部。不當隸壺部。兩字皆從壺。

焉命也有性焉必杖思則得之貞其力於操存也然則一人之性情而吉凶固已分矣夫物非陽不施非陰不生故天施而地生男施而女生各正性命陽之爲也無所謂凶也品物流形陰之爲也不能定其吉凶也然則累人者惟血氣矣而吾謂人之所以能爲聖賢者全杖血氣血氣者人之魄力也克念作聖不可限量者恃有此具也是以鯀星耿耿終古不能爲日月也細流涓涓終古不能爲江河也取而譬之吉凶已定者也惟夫用之吉則吉用之凶則凶者惟血氣爲然而壹壺之時卽將著於血氣之時故壹

之從吉者不爲吉。壺之從凶者不爲凶。許君說以形聲者。既誤。說以會意者尤誤也。

圉下云。圉。圉。小徐集韻類篇引皆同。毛初印本孫鮑二本。五音韻譜皆作圉。圉蓋圉爲古字。圉爲後作。說解用之而不列爲篆文。口部圉蓋後人增也。而圉下不云圉。圉直曰獄也。亦經刪節。秦曰圉。圉不可割一字爲名也。韻會圉下云。說文本作圉。卽引圉。圉所以拘罪人。又引前漢書東方朔傳。圉圉空虛以爲證。又曰。今作圉。則其所據小徐本無圉明矣。

鼠下云此與籀文子字同。段氏疑籀當作古，非也。籀文子作𠂔，上亦作𠂔，與鼠之上半同。彼說云，凶有髮，與此說云象髮在凶上，詞亦同也。

𠂔下云，凶取氣通也。玉篇引作取其氣所通也。語意乃完。

段氏倒之，非也。凶與臍氣相通者，蓋道家泥九丹田之說。

漢桓帝紀左棺，注引說文曰：憲憂也。音工與反。句蓋出說文音隱

今作心旁官，卽憲字。今相傳音縮。玉篇憲有重文棺，古桓切。又公玩公緩二切。

惠之古文𠂔，似當作𠂔。段氏作𠂔，是從囚也。目四

二字往往互用直之古文𠂇木當仍是從十從目特以木
易耳吾因古文從木疑直字所從之古蓋象矩形不當
在乚部周髀經曰平矩以正繩繩者所以爲直也有正繩
之器而集十目以視之未有不直者矣古文從木其意不
甚明顯蓋係奇字然木生而直矩之古文作𠂇或體作𠂇
亦從木也吾不疑部首之乚卽當解爲矩形爲許君誤說
之者以下文亡乚二部皆從乚必曰迟曲隱蔽其義乃相
附屬也

愼下云寬嫻

當依列子釋文所引作閑

心腹兒詩曰赫兮愼兮案毛詩

瑟兮僾兮赫兮咺兮傳瑟矜莊兒僾寬大也赫有明德赫

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

據宣字似毛詩本作愜

釋文僾韓詩云美

兒說文云武兒咺韓詩作宣宣顯也爾雅釋訓亦作咺郭

注貌光宣乃合釋赫咺也釋文作烜吁遠反光明宣著案

許君之說僾愜與毛傳異者蓋據禮記爾疇恂慄威儀之

說覺傳未安而易之也寬閑心腹猶云心廣體胖赫是威

愜是儀合而言之猶云恭而安耳韓詩作宣乃省借今本

作咺則聲借咺愜皆況晚切也朱子以赫爲盛大以咺爲

宣著亦本毛義然嫌於詞之不順也則總說之曰宣著盛

大之兒是謂詩人倒文以就韻也恐未然

釋文不云說文作愼何其疏也

列子力命篇注引鄭君禮記注曰啍寬綽兒蓋卽用許君之說惜今注疏本佚之

憲從客者宋於周爲客之義也尊賢不過二代而虞賓在位我有嘉客虞商旣然知夏亦以爲賓客也周獨名以三憲者創名也因憲字從客而取之非爲三憲特製此字也憲所以從客者出門如見大賓也

恟下云朗也引詩憂心且恟筠案毛詩自作妯傳曰妯動也與釋詁同郭注引詩亦作妯說文女部妯動也收毛詩

之字用毛傳爲說不過未引詩耳何於怵下引詩而說曰
朗也改毛詩之字改毛傳之說若有駁正之意者吾恐詩
係後人所引竝未檢毛詩自作妯也不然玉篇廣韻皆云
怵朗也不用毛傳而用說文集韻十八尤妯怵下皆
曰動也而不合爲一字而鼓
鍾釋文不言說文作怵竝不言本又作怵也羈人之人蓋
以唐韻妯徒歷切怵直又切習熟時讀以怵與是詩韻協
故漫引於此

怕下云無爲也正用子虛賦怕乎無爲段氏亦引之矣乃
改爲作僞謂爲訓母猴不可用夫許君於本字祇說本義

說解則假借居多宋人方嘗許君不知假借忍再揚其波乎且無爲也也字其說曰女陰名或據秦權用段字段氏何不用之然吾不見秦權何等琅邪刻石有兩也字至今歸然山顛也況僞下云詐也段氏未敢改爲作也但引荀子桀紂性也堯舜僞也而昌明之似將與蘇氏爲敵不知已與堯舜爲敵也乃於怕字下直云僞訓作也以已之意爲許君之言厚誣許君直自誣耳

段氏改悞爲快吾甚信之又考玉篇不能無疑其悞字有重文忙集韻作忼從甲乙乞燕字皆不合似卽余從切之

厂變形爲乚耳。

厂曳一字。別有說。

世從厂而向右曳之。是其比也。

忼字別收之云。他蓋切奢也。似本之西京賦心參體忼然。賦注云體安驕泰。似字本作泰。又曰泰或謂忼習之忼。此忼字則與忼字同義。而其字從太。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索隱出忼邪。臣而釋之曰。忼音誓。忼訓習。言習於邪。臣之謀。故爾雅云忼猶狃也。狃亦訓習。案此借忼惕字用之。段氏所引犬部狃。犬性忼也。本之小徐。然其字作忼。與文選同。吾終無以決之。姑發其端以待質。○段氏所据者詩四月正義蕩釋文也。案四月傳廢忼也。正義引說文忼。

習也。蕩箋此言時人怵於惡釋文怵市制反又時設反說文云習也其字一從犬一從大廣韻十三祭時制切內收怵字云怵習丑例切內收怵字云習也餘制切內又收之十四泰收怵字與玉篇音義同集韻始有怵怵二字時制切內收怵丑制切內收怵以制切內收怵怵而又不同義怵奢從太不收怵字然則怵怵皆怵之譌也廣韻十四泰怵字下固云又逝大二音矣

憊下云不明也文選江文通詩沿牒憊浮賤注引說文憊不明也案苜部菅目不明也夕部夢不明也則憊憊皆通

玉篇懞莫公武互二切慙也。不明也。懞牟孔切。心亂心迷也。則固卽一字。蓋古人注書於其異文。不甚分別。李氏知江詩之懞卽說文之懞也。故引其說。而不曰說文作懞。本非作字書。故不必區別也。卽如瘠字。說文作瘠。瘠。選注遇瘠字。卽引說文瘠也之說。而不曰說文作瘠也。要當知著書各有體裁。以意逆志。乃能得之。不可見有異文。卽增補說文或改易也。○周禮遂人注。懞無知貌。釋文懞本又作懞。是知漢人皆作懞。後人以時行字改之。

悬字下。段氏引毛傳信誓悬悬然。又申之曰。謂旦卽悬之。

假借字案毛傳故作旦旦釋文云說文作悬悬初不言毛傳作悬悬也疏引定本云旦旦猶怛怛亦未嘗云定本作怛怛也段氏鑿空自欺而已

表記信誓旦旦釋文字林作悬

火部灭下引詩憂心如惔正與詩今本合或係譌文或係心部惔下引詩憂心如惔正與詩今本合或係譌文或係後人增入皆未可知段氏又改憂心如炎案釋文曰韓詩作炎字書作焱說文作灭段氏作炎固有據然釋文以作炎屬之韓詩而不云說文作灭又作炎孔疏云如惔之字說文作灭可知說文不作炎也且許君宗毛者也若如段

氏說此詩作憂心如焚而雲漢亦作如焚如焚則字典不用惓字許君何必收惓字段氏之疑蓋自惓訓憂起請如此則憂心如惓直是憂心如憂不可通矣不知詩人妙於語言許君則直指爲解不相妨也惓字直分作兩字用乃是火燒心耳故曰如毛傳曰惓燔也卽此意也且詩用如字有直有曲如山如阜直言之也如有隱憂曲言之也本以隱憂作詩而其詞則曰如有而後其憂之繇多而不可數固結而不可解躍如言下矣不可膠固以說詩也

云下

下也引易泣涕漣如可釋之曰泣涕泣下如邪玉篇漣泣血也今周易作泣血漣如又可釋之曰泣血泣血如邪竊

意泣下也泣血也也竝當作兒

憇下云心疑也。藥下云垂也。文選魏都賦神憇形茹。注藥垂也。謂垂下也。憇與藥同而髓反。又引說文憇下說。廬子諒詩藥藥芬華落似藥藥皆藥之俗字。玉篇又有憇如累切。草木實節生案。魏都賦用憇於句中。既不能以韻定其音。而許君固云讀若瑣。故玉篇廣韻皆有桑果切也。而說文韻譜入之支部。五音韻譜入之紙部者。直以憇藥藥等字皆如累切也。夫諸字說文皆無。祇有藥字。又從其義而非從其音。乃諸書以俗字之音定憇字之音。段氏又以俗

字之音爲心字之古音展轉迷謬莫此爲甚矣